

周末了

齐鲁晚报 B05-B07
2015.6.1 星期一

宥坐情怀

□崔璨

欹器，别称宥坐之器，形似汲水杯瓶，悬空而置。水滴于其上，虚则倾，中则正，满则覆，春秋战国前后鲁国宫廷计时器具。

所谓虚则倾，当欹器空虚无水之时，倾斜而不直立；所谓中则正，向内注入适量的水，就可直立而端正；所谓满则覆，当注水过多之时，欹器便会倾覆，杯水尽出。《孔子家语》载，子往鲁公之庙，观此器而叹曰：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夫子一言虽是感叹之语，却深深蕴含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论——中庸价值观。

作为孔孟智慧之结晶的象征，“中庸”之欹器被世代鲁国君王安于庙堂，以为座右之铭。铜镜察行，往古知今。两千年后的我们要想进一步解读“中庸”的智慧，还需先从欹器谈起。

对于欹器，注入水量的多少只是一种表观的现象，而欹器的中正与否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实质目标。有些人认为，“中则正”是摒弃事物的最佳状态而追求中等，实则不然。中庸思想的核心是去追求事物

在本质上的最佳状态而不惑于表观现象，把握一个恰到好处。不少事物的实际价值在其表观现象处于中正状态时就已经体现为最佳，到了水满欲覆之时看似为满，实则已经走上了一条危机重重的下坡路。

宥坐之器“满则覆”的原因在于中庸思想的基本观点，而透析其根本因素，是没有考虑到注水的多少与欹器结构原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考虑到注水量的变化积累必然会引起整体的质变，也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永恒发展性。欹器距离我们相当遥远，但气球对于大家并不陌生。吹气球时，如若不考虑气体体积与气球承压能力的内在联系，不考虑气量的变化可能引发的实质性改变，那么一切的努力和付出都只会泯灭于一声巨响，其遵循的原理同欹器覆水出于一辙。

翻开卷帙浩繁的文明典籍，我们汲取于“中庸”，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面对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我们践行于“中庸”，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就是中庸思想在当代中国最具价值的实践，也是最为严峻的挑战。个别地方干部，就因为认不清社会发展的实质目的，看不透全面小康的真正内涵，装不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会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严重牺牲，换取经济建设的短暂浮华，进而长期背离“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这样的一意孤行、竭泽而渔，便同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等败风陋习殊无迥异，自然也与中庸辩证之理相去甚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现从“懂得”到“愿意”、从价值观念到理想信念的转变，需要坚强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驰骋在逐梦路上的我们，唯有真心实意地汲取“中庸”，才能恒以欹器之中正；唯有一足一印地践行“中庸”，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才能永葆青春的色彩，花开不败。这就是中庸价值观的辩证解读，这就是东方哲学论的时代力量。

【百家之言】

优秀文化也可以“转基因”

今天我们共同使用的这种文字，虽然叫做汉语，或者叫做中文，但是其中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世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西方人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公共语言”。公共语言是多元参与的、多元贡献的，其实一个民族的内部也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新价值。我最近刚从福建回来，为我可能要参加的一次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漫长旅行作一次预热。在那里，我就发现同一个民族中也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过去都认为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但我觉得这大概是中国特别喜欢一元论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结论。今天用更宽广的眼光看中国，在那些大河的下游其实很不一样，他们面向大海，他们挂起所有的帆，向着未知航行，这是海洋文明。回顾我们的文学史，建构新的知识系统，树立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多元文化特别的价值。其价值并不在于建立很多不同文化的表演区，重要的是文化多样性就跟生物多样性一样，相信每种多样性的文化体当中都有一些特别好的基因，而我们现在知道基因是可以转的，生物的基因可以转，优秀的表达也可以转移。在全球化的今天，每种文化多样性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是不可能的，融汇是一定的。当我们提出文化多样性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文化跟别的文化融汇之前，要尽量转移最优秀的基因跟价值。

——阿来(著名作家)

经典今译或使文化传承成空话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宏富，但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化元素并不很多，连汉族的服饰也没有真正流传下来。唐宋装漂亮，日本多有承继，我们自己则由于清代的推崇易服，反而从中阻断了。文言文作为古代典籍的一种载体，只要古代典籍本身尚有生命力，文言文就不会死亡。

文言外壳包裹着的有我们民族活的文化传统，不能因为白话文成为普通的书面文体而抹煞了文言文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功绩。古籍今译大热虽然是近年的事情，追根溯源倒也渊源有自。“五四”以后，郭沫若翻译过屈原的作品，后来文怀沙又译过。陈子展、余冠英则试译过《诗经》。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关部门曾予以提倡，以为是整理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实际上，大多数今译的试验都没有成功，没有哪一个读者肯抛开原文而去读译作。大手笔尚且难以奏效，如今临时凑人马，急着赶进度，一出就是逾千万字的全译本，结果可想而知。如果长此以往，各出版机构争相今译，甚至造成今译成为流行，原典反被冷落，青少年只以读白话的古代作品为满足，文化传承便成了一句空话。

——刘梦溪(文化学者)

【悟道当下】

鲁菜的精髓

□王奎章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

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就是儒家在这一著作中阐述的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益乎”，把中庸说成德的最高境界。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以昭明圣祖之德也”。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按照这一理论，要求人们在待

人接物时应该采取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态度。这是积极意义的中庸。而调和折中与保守意义上的中庸，当然是消极意义的。其实，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庸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磁悬浮列车，你必须使电磁铁和导轨之间保持10—15毫米的间隙，并使导轨钢板的吸引力与车辆的重力获得平衡，才能使车体悬浮于车道的导轨上面运行。而这个保持间距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做得切切实实，否则就会出现灾难性的事故。由此还使人想到中国几大菜系的特点，简单地说，粤菜一般偏甜，川菜一般偏辣，而鲁菜却没有这些“偏”。它不东也不西，而且，鲁菜以菜本身所具有的优势、营养、颜色和味道等

为依据采取的烹饪措施，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突出和体现这些本质的优势，而不是笼统地用一把糖和一把辣椒去做。这里面就应该有中庸的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鲁菜精髓的话，那就是“中庸”。

能否中庸地或者恰到好处地待人处事，与个人的社会经验、文化道德修养有着直接的联系。儒家要求实现中庸，必须尊重人本身的天赋本性，还要看重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把先天和后天结合起来，把率性和修道结合起来，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种为学的程序，使人在主观心性上养成至诚的境界，才有可能逐渐靠近并实现中庸的思想。



【逝者背影】

忆爷爷

□周东升

藏着许许多多的宝藏，让他爱不释手。雨天雪天，爷爷不能下地劳作，我们兄妹无法外出玩耍，爷爷就给我们讲故事。爷爷吸着旱烟嘴，慢悠悠地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每每令人意犹未尽。“曹冲称象”的故事启迪着我们幼稚的心灵；“薛礼征东”的传说塑造着我们心中英雄的情结，尤其是薛礼回答姓甚名谁时的那首诗，让我念念不忘：“家住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多么巧妙而机智的回答！后来我想，这些故事应该就出自爷爷闲暇时翻看的那些旧书中。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爷爷讲述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1938年5月29日，驻葛石店伪军“王团”到我村要粮，限令村民在3天之内交粮5000公斤、馒头500个。爷爷与本村英雄王兴文、彭士富等带领村民抗粮不交。5月31日黎明，伪军包围了整个村子，焚烧麦场十余处。天亮后，伪军从村子四周蜂拥而入，被村民用土炮、大刀、长矛击退。爷爷和宋会英、周立庄等以10支大盖枪凭寨墙坚守，换位射击，打死打伤伪军十余人。伪团长鲍××探头张望，被宋会英击毙，伪军只得收兵。

也许，正是由于爷爷的言传身教，他的子孙身上多少少都带有家庭的印痕，父亲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哥哥后来参了军，在部队一呆就是6年；我和弟弟、妹妹相继考上了学，也算是延续了爷爷的血脉。

爷爷有一本碑帖，阴刻的那种，黑乎乎的底色纸张上，拓印着几行因被风雨剥蚀而略显模糊的白文。农闲时节，爷爷便研墨临写。家里没有纸张，他就到生产队会计宋明德大爷那里寻找些废旧报纸。尽管如此，爷爷却神情专注地写得非常认真，一笔一画都力求准确、到位。到我稍微懂事的时候，爷爷就开始教我练字。为避免跑偏走斜，他专门裁剪了一张方方正正的塑料纸，让我覆盖在碑帖上，依葫芦画瓢地摹写。虽然一直写得不成功，却磨炼出我沉稳扎实的性格。

小时候家里很穷，吃的、玩的东西，家中很少见到，爷爷就把姑姑来看他时拿来的饼干悄悄地留给我们吃，他自己却一片也舍不得享用；他制作的玩具手枪、弹弓和陀螺，也每每让村子里的孩子们好生羡慕；逢假过节，家里做点好吃的，我和哥哥在外地上学不能回家，爷爷就专门多留上一份，饭后就催着父亲赶紧给我俩送到学校里来。我们每次吃的时候，都还热乎着呢……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天气允许，爷爷总是日夜忙碌。大队的桑园里，曾留下爷爷采摘桑叶、修剪桑条的身影；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爷爷白天头顶烈日赶着老牛轧场，夜间挑灯夜战扬场除糠；数九寒冬，爷爷奋战在兴修水利设施的工地上，时而高举大锤开石，时而喊着号子打夯……七十多岁高龄，爷爷还推着小车往田里运粪，往家中运粮。

爷爷去世是我心中永远的痛。那是1985年的阴历八月二十三，爷爷还未米得及再看上我一眼，还未米得及再听我喊一声爷爷，更没有等我尽上一份孝心，就匆匆地走了。在外求学的我，听到这个噩耗，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事情来得那么突然，我真的无法接受！听父母亲说，爷爷在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我的乳名。我知道，爷爷对我爱得最深，对我从小最疼！

爷爷，缭绕的青烟里我仿佛又看到了您慈祥的笑容，又听到了您亲切的呼唤……

“家教·家孝·家文化”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com